

丁邦新 著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悃推也出
卒書沒及又
華出反二
倅

中國語言學論文集

丁邦新 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丁邦新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8.12
ISBN 978-7-101-05788-1

I. 中… II. 丁… III. 语言学-中国-文集
IV. H00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450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
| 著 者 | 丁邦新 |
| 责任编辑 | 秦淑华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40¼ 插页 3 字数 600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5788-1 |
| 定 价 | 98.00 元 |
-



作者近照

作者簡介

丁邦新(1937—),祖籍江蘇如皋,寄籍浙江杭州。當代著名的中國語言學家。1959年畢業于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61年考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師從董同龢先生,1963年獲碩士學位。1966年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師從李方桂先生,1972年獲博士學位。曾任中研院史語所語言組研究員兼主任、副所長、所長等職。1975—1989年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1986年當選為第十六屆中研院院士。1989—1994年應邀擔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中國語言學教授,1994—1998年任 Agassiz 講座教授,此一講座原為趙元任先生之職位。1993年被推舉為國際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96—2004年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兼院長。2000年被美國語言學會推舉為榮譽會員。

治學的主要範圍是漢語史和方言學,代表專著有《臺灣語言源流》、*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魏晉音韻研究》)、《儋州村話》、《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一百年前的蘇州話》等;翻譯趙元任的《中國話的文法》;主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當代閩語研究》)、《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李方桂全集》;合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漢藏語同源詞研究》等。

自序

自從1998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我的語言學論文集以後，轉瞬已經十年。現在又有機會把當時未收的跟後來發表的論文在中華書局再出一本集子，實在是很高興的事。除去藉結集的機會可以多向讀者請教以外，至少有三點跟以往不同的地方：第一，這本書沒有字數的限制，所以收的論文比較多；第二，中英文兼收，有些英文的文章在國外發表，國內不大看得到；第三，這本書是用繁體字排的，討論古漢語音韻的文章常常牽涉文字的形體，如果用簡體字排版，有的地方就會有誤解的可能。這實在是這十年以來國內很大的進步！

商務的論文集出版的時候我還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執教，後來轉到香港科技大學，現在又已經從科大退休。好像陸法言在《切韻》序裏所說的“今返初服，……屏居山野”，雖不至於到“交游阻絕”的程度，但沒有教書管行政的壓力，做研究的時間確實多了一點。可惜手邊的瑣事還是不少，七十歲了，並不真能隨心所欲。

現代科技帶來了許多方便，電子郵件不是朝發夕至，而是隨發即至，好些郵件都有時間性，都加注了“urgent”的字眼。而且我為人心軟，常常答應做一些為人服務的事，一經答應就變成一項債務。有些審查案關係著別人的升等或者研究經費，催債的人急如星火，振振有詞：“某月某日先生應允審查此案，目前尚未收到意見書，因為時限已屆，請即送來。”大把的時間就從這些郵件裏流失了！

我說這一段話是想為自己找一個藉口，因為好些文章既沒有能改寫，又捨不得割愛，祇作了些必要的修正。有的可能已經過時，但也許還有一點參考價值；有的當時說得不够詳盡，但現在改寫又太費周章。所以每一篇論文之後都附注原載的出處跟時間，讓讀者了解相關的時空。

論文大致做了一個分類，分成音韻、方言、聲調、構詞、漢語與“非漢語”、

語言與文字、語言與文學等七個部分，外加一個附錄。這實在是一個不一致的分類，音韻的文章裏有方言，方言的文章裏也有音韻；聲調的文章討論的或者是現在方言的聲調，或者是古音裏的聲調。所以祇能就主旨來分，總比完全不分要好一點。趙元任先生在他的《早年自傳》裏說：他小時候“弄出個喜歡給樣樣東西歸類的脾氣。後來過了許多年我念哲學的時候，想拿科學分類作我的論文題目”。趙先生要拿科學分類作博士論文，可見分類之難！

“非漢語”指的是中國境內漢語以外的語言，李方桂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這裏我把討論漢藏語、南島語的文章都放在一起了。附錄裏就是為趙、李兩位先生寫的小傳，以及我主編《李方桂全集》寫的總序。

這本論文集能够面世，真要謝謝中華書局語言文字編輯室的秦淑華女士。以上所說的論文集字數、中英文兼收跟繁體字排版，都是她的好意。祇希望讀者看到這本書的時候，覺得還有一點參考價值，沒有完全過時，我就很滿意了！

丁邦新

2008年1月1日

於美國灣區寓所

目錄

自序	(1)
----	-----

一 音韻

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	(1)
Archaic Chinese *g, *gw, *ɣ and *ɣw	(18)
從閩語論上古音中的 *g-	(26)
上古音聲母 *g 和 *ɣ 在閩語中的演變	(31)
論上古音中帶 l 的複聲母	(43)
從閩語白話音論上古四聲別義的現象	(60)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65)
重組的介音差異	(74)
論《切韻》四等韻介音有無的問題	(89)
《問奇集》所記之明代方音	(100)
17 世紀以來北方官話之演變	(116)
Review: F. S. Hsueh, <i>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i>	(126)

二 方言

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型	
——並論國語聲調及閩語全濁塞音聲母演變的兩個問題	(129)
漢語方言層次的特點	(142)
從漢語方言現象檢討幾個辨音徵性的問題	(150)
漢語方言中的“特字”	
——一致的例外	(157)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167)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180)
從特字看吳閩關係	(194)
從歷史層次論吳閩關係	(204)
北京話文白異讀和方言移借	(211)
Dialectal Words as a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rivation Time of Dialects: An Example from Chinese	(219)
方言詞彙的時代性	(228)
澎湖語彙	(232)
書評:中國語言地圖集	(293)

三 聲調

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	(299)
《論語》《孟子》及《詩經》中並列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	(315)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352)
Tonal Evolution and Ton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ese	(367)

四 構詞

上古漢語的構詞問題 ——評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388)
漢語詞序問題札記	(398)
論漢語方言中“中心語-修飾語”的反常詞序問題	(404)
如皋方言裏完成貌詞尾的詞音位變化	(409)

五 漢語與“非漢語”

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檢討	(414)
論漢語與台語的關係 ——李方桂漢台語同源論的檢討	(424)
說“五”道“六”	(438)
漢藏語中的基本數詞	(446)
古卑南語的擬測	(457)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Personal Names in Saaroa: Reflecting	

Changes in Social Status	(512)
--------------------------------	-------

六 語言與文字

中國文字與語言的關係	
——兼論中國文字學	(515)
以音求義,不限形體	
——論清代語文學的最大成就	(527)
從《詩經》“其雨”的用法看卜辭中命辭的性質	(538)

七 語言與文學

從聲韻學看文學	(543)
從音韻論《柏梁臺》詩的著作年代	(557)
元曲韻字示意說之探討	(564)
聲韻學知識用於推斷文學作品時代及真偽之限度	(582)
七言詩的起源	(592)

附 錄

趙元任先生小傳	(598)
“非漢語”語言學之父	
——李方桂先生	(608)
《李方桂全集》總序	(623)

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

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有兩條主線：一條是繼承傳統語文學的研究，把古文獻中有關漢語語音的資料整理分析，用現代語言學的眼光加以詮釋，賦予新的意義。另一條是調查漢語方言，整理方言的語音系統，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擬測古音。研究者試著把這兩條線交匯起來，找出音韻史上若干演變的點。到目前為止，第一條主線的成績相當可觀，第二條主線的研究還有待加強。至於追尋兩條線的交匯點，則有的成功，有的難以成立，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一、漢語音韻史研究方法論

1995 年同時有兩篇文章討論到漢語音韻史研究的方法論。一篇是 Jerry Norman (羅杰瑞) 和 South Coblin (柯蔚南) (1995) 合作的文章: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另一篇是我寫的《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丁 1995)。這兩篇文章都認為現在大家所採取的研究法有些缺陷，應該改弦更張，但是意見並不相同。我想有必要在此略為介紹這兩篇文章的大意。

Norman 和 Coblin 兩位提出以下四點：一、《切韻》並不代表任何時代任何地點的一個活方言，根據《切韻》所擬的中古音因此不是一個語言，既無音韻結構，亦無詞彙文法可言。二、毫無根據說《韻鏡》代表唐代的長安話。三、唐代的長安話未必是一個舉國奉行的官話 (koine)，尤其不能說這種長安話漸漸取代了唐以前的多種方言。四、不能說閩語以外的各種方言都從《切韻》來，因為《切韻》不是一個真實的語言，而是傳統音韻注釋的記錄。結論是我們需要從一個新的角度出發，試從方言的比較做起，必須結合傳統的比較方法和歷史文獻來研究，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所謂方言的比較應離開“字”的比較，從詞彙著手，並注意文法，因此需要一個方言的分

類。根據分類才能了解各大方言區的內涵，然後再在同一個大方言區裏做次方言的比較，從而釐清漢語的歷史演變。

我(1995)的文章基本上也說《切韻》不是一個活方言，不能擬測為一個單一的音系，而是南北兩個方言的融合，一個是北方的鄴下音系，一個是南方的金陵音系。《切韻》序中記錄參與討論的九個人可以彼此溝通，主要討論的是字與字可不可以押韻的關係，其次才是聲類的問題。但可以押韻並不代表讀音相同，所以我們沒有理由給《切韻》擬測單一的音系。而傳統的音注最早的到東漢，他們討論的讀書音涵蓋東漢到晉，西漢及以前根本沒有資料，無從談起。我認為現代方言除閩語白話音外應分兩組，一組從鄴下音系演變而來，另一組從金陵音系演變而來。

回頭來看這兩篇文章，主要的不同點有二：第一，我認為《切韻》可以分別擬測南北兩大方言音系，Norman 和 Coblin 兩位沒有這個看法。第二，他們覺得研究應從方言詞彙比較著手，而我根本沒有提起。現在來檢討一下。

我以為《切韻》既是為押韻而作的韻書，自然離不開字音，不提詞彙文法毋寧是自然的事。如果它的音系是由兩個大方言拼湊而成，加上五家韻書韻類的區別，我們可以設法還原。首先把不太常見的讀書才用得上的字放在一邊，然後把南北有差異的地方分開，再根據現代方言加上《切韻》的區別擬測南北兩個方言的音系。近年來梅祖麟(1995、1999)文章中屢屢提到的古江南方言、江東方言就是我所說的《切韻》的金陵音系。

根據《切韻》及方言擬測當時的兩個音系固然是讀書音，但當時的讀書音與白話音相信距離還不是太遠。《切韻》成書後八年，隋煬帝 609 年才開始設置明經、進士兩科，大量的文白之異是科舉盛行以後讀書音跟方言不相合才產生的現象。所以到現在方言之中以閩語的文白距離最大，官話系統文白的差異非常有限。《切韻》序中提到的九個人既然可以討論押韻問題，而從顏之推的《音辭篇》看來，幾乎沒有提到文白之異，可見當時說話讀書是很相近的，可能跟大多數的官話方言類似。鄴下和金陵兩個音系如果擬測完成，代表的應是當時實際的口語。

Norman 和 Coblin 兩位認為方言研究應該從詞彙的比較著手，我以為如果沒有《切韻》，如果文白讀音差異極大，那當然要從詞彙的比較開始。現在既然可以從《切韻》的間架和方言的字音擬測當時的兩大音系，而且文白的區別又不是那麼顯著，那麼，從字音入手和從詞彙入手得到的結果相信不會有很大的差別。反而，從詞彙入手的方法會有一點局限和偏差。以下分從

三方面來說：

第一，詞彙和字音沒有差別

我們用今天的方言來說明這個現象，資料的來源是北京大學的《漢語方言詞彙》和《漢語方音字彙》。用數目字 1、3、5、7 表示陰調，2、4、6、8 表示陽調，0 表示輕聲。有些不分陰陽調的方言祇用 1、3、5 表示平上去，如太原。

方言點	詞目：桃花(1995:88)	字目：桃	花(1989:179,15)
北京	t'au2 xuar1	t'au2	xua1 (花兒 xuar1)
濟南	t'ɔ2 (42→45) xua0	t'ɔ2	xua1
西安	t'au2 xua1	t'au2	xua1
太原	t'au1 xua1	t'au1	xua1
武漢	t'au2 (213→21) xua1	t'au2	xua1
成都	t'au2 xua1	t'au2	xua1
合肥	t'ɔ2 xua1 (212→21)	t'ɔ2	xua1
揚州	t'ɔ2 xua1	t'ɔ2	xua1
蘇州	dæ2 (24→22) ho0	dæ2	ho1
溫州	dɜ2 (31→21) ho1 (44→33)	dɜ2	ho1
長沙	tau2 fa1	tau2	fa1
雙峰	dɤ2 xo1	dɤ2	xo1
南昌	t'au2 fa1	t'au2	fa1
梅縣	t'au2 fa1	t'au2	fa1
廣州	t'ou2 fa1 (53→55)	t'ou2	fa1
陽江	t'ou2 fa1	t'ou2	fa1
廈門	t'o2 (24→33) hue1	t'o2	hue1
潮州	t'o2 (55→213) hue1	t'o2	hue1
福州	t'ɔ2 (52→44) ua1 (x-)	t'ɔ2	xua1
建甌	t'au5 xua1	t'au5	xua1

除去變調以外，詞目的“桃花”就等於字目的“桃”加“花”，22 個方言點無一例外。方言的擬測對變調的利用(丁 1982、1984;何 1984)，這裏可以暫時不談。個別詞彙等於相關字音的總和，從字音入手和從詞彙入手在某些情形下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所以說沒有差別。

第二，從詞彙入手的局限

從詞彙入手的比較研究有時可能祇能作大方言之中次方言或小方言的比

較,無法拿來比較大方言,當然不容易談到擬測古音。因為詞彙之間的差別太大了,難以找到可以比較的共同詞彙。再以現代方言為例,請看以下的例子。

方言點	詞目 ^①	
北京	螳螂	t'aŋ2 laŋ2
濟南	刀螂	tau1 laŋ0
西安	刀螂	tɔ1 laŋ0
太原	猴子	xou2 tsɿ0
武漢	扁担婆	pie3 tã5 p'ɿ1, pã3 tã5 p'ɿ1
成都	休子	çiou1 tsɿ0
合肥	孫猴子	sən1 xəu2 tsɿ0
揚州	刀螂	tə1 lã0
蘇州	刀螂子	tɔ1 laŋ0 tse0
溫州	螳螂	dəŋ2 ləŋ2
長沙	剪裾娘	tçi3 tçy1 ŋi2, tçi3 tç'iəu1 ŋi2
雙峰	禾老蟲	o2 lau3 tsən2
南昌	禾老蟲	əu2 lɿ3 dan2
梅縣	螳螂	t'əŋ2 ləŋ3
廣州	螳螂□	t'əŋ2 ləŋ2 ɛ3
陽江	馬狂螂	ma4 k'əŋ2 ləŋ2
廈門	馬騮狂	ma3 ləu2 k'əŋ2
潮州	草猴	ts'au3 kau2
福州	草猴	ts'au3 kau2
建甌	草蜢哥	ts'au3 maŋ3 kɔ1
	蘆螞	su5 ma3

我們可以看到方言大體的區分,大概官話區的是“刀螂”,吳、贛、客家是“螳螂”,湘語是“禾老蟲”,閩南、潮州是“草猴”。其他詞彙的情形更是各式各樣,頂多在一個大方言區裏作比較,給次方言分類,研究彼此的親疏關係。顯然不可能藉詞彙的比較作古音的擬測。

第三,從詞彙入手可能產生的偏差

如果祇看詞彙,不參考《切韻》的字音,有時可能產生偏差。例如:

① 因為跟主要的討論不相干,資料裏省略了變調。

方言點	詞目：	瘰
北京	瘰子	u5 tsɿ0
濟南	瘰子	u5 tsɿ1
西安	癭子	iæ3 tsɿ0
太原	黑癭	xəŋ7 ie3 紅癭 xun1 ie3
武漢	瘰	tsɿ5
成都	瘰	tsɿ5
合肥	瘰	tɕɿ5
揚州	瘰	tsɿ5
蘇州	瘰	ts'ɿ5
溫州	瘰	tsɿ5
長沙	瘰	tsɿ5
雙峰	瘰	tsɿ5
南昌	瘰	tsɿ5
梅縣	瘰	tsɿ5
廣州	瘰	tɕi5
陽江	瘰	tɕi5
廈門	瘰	ki5
潮州	瘰	ki5
福州	瘰	tsei5
建甌	瘰	tsi5

“瘰”在廈門、潮州讀 ki5, 如果祇看這個資料, 可能會懷疑“瘰”為何有這個讀法? 會不會就是“胎記”的“記”? 但是如果知道《切韻》照三系聲母的字在閩南有一類讀舌根聲母, 如廈門: 枝 ki1、齒 k'ɿ3、柿 k'ɿ6, 那麼就不會產生懷疑。

總之, 對傳統字音的重視有它的道理, 即使純從詞彙入手, 一方面可能跟字音的研究並無二致, 另一方面可能有它的局限, 並發生不必要的偏差。因此, 我認為傳統字音和方言詞彙的研究可以並行不悖, 不能完全揚棄《切韻》的功用。換句話說, 不能完全離開“字”的比較^②。

② 從另一方面來說, 詞彙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梅祖麟兄指出: “(1) 蘇州話‘豬’一般說 tsɿ, 如‘豬、豬肝、豬肉、公豬’, 祇有‘豬油’的‘豬’說 tsɿ。(2) 上海話‘虛心、虛實’, 虛字單說都說 xy, 祇有 he tsong‘虛腫’一詞中的‘虛’字說 he (拙著《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可見詞彙的研究要結合字音, 一個字不同的讀法可能顯示方言的層次。以上梅兄的話引自他給我的通信, 在此致謝。

二、中古三等韻的來源

《切韻》中的三等韻特別多，佔全部韻數的 49%。對這個現象有許多解釋，早年 Pulleyblank (1962) 認為三等韻是從長元音來的；後來 (1973) 大體認為一、二、四等韻和三等韻來自不同的音節，三等韻是從有降調重音的音節來的。Bodman (1980) 認為有兩種 -j-，一早一晚。鄭張尚芳 (1987) 和 Pulleyblank 相反，認為是從短元音來的，Starostin (1989) 也有相同的意見。Norman (1994) 則將上古漢語的音節分為三種，認為三等韻是最自然的普通音節顎化的結果。祇有柯蔚南 (Coblin 1986) 和龔煌城 (1995) 認為三等韻的 -j- 是原始漢藏語就有的，龔煌城的最主要的證據就是西夏語顯然保存了原始漢藏語的介音 -j-。對於西夏語的證據別人不研究的難以置喙，所以，我想從漢語本身的材料，檢看一下這幾個說法哪一個更接近事實。

設想上古若有長短元音的區別，這在音韻層次是一個很基本的差異，那麼在《詩經》押韻裏多少應該透露一點消息。如果有不同的音節，可不可以一起押韻呢？我想檢看一下《詩經》的韻例，看看三等韻字在押韻的行為上有沒有特殊的地方。如果三等韻字自成一類，和一、二、四等字不同，那麼有可能是從某一類音演變而來的，或為長音或為短音，反正與一、二、四等字是不同的兩類音，或者是不同的音節；如果三等字總跟一、二、四等字混在一起押韻，那麼就沒有理由相信有長短音的區別，可能也沒有兩種音高不同的音節，反而可以推論三等韻有某種介音，它跟一、二、四等字押韻是因為主要元音相同。

《詩經》的韻例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認定的差異，但是用整體的韻字來統計，幾處個別性的差異就無關宏旨了。現在根據陸志章 (1948) 的《詩韻譜》，參照王力 (1980) 的《詩經韻讀》加以統計，以下便是統計的結果。

《詩經》韻組押韻情形統計表

等第	三字以下韻組數	四字以上韻組數
一	115	6
二	3	0
三	431	49

續表

等第	三字以下韻組數	四字以上韻組數
四	27	1
一二	28	6
一三	405	218
一四	3	0
二三	92	23
二四	5	0
三四	86	45
一二三	29	83
一二四	1	0
一三四	2	4
二三四	8	14
一二三四	0	1

在討論統計結果之前，關於資料本身有幾點要說明：

一、所謂“韻組”就是一首詩中連續押韻的一組韻字。因為至少兩個韻字才能成爲一個韻組，很容易找到兩個音韻極接近的字，所以如果兩個韻字同一等第並不奇怪。三個韻字還有偶然的可能，四個韻字音韻都很接近，雖不排除偶然的可能，一般說來應該反映詩人的語感。因此我把三字以下和四字以上的韻組分開計算。

二、有的詩共有四個韻字，但其中一個是明顯的重複，就看成是三字韻組。例如《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三四兩句祇是完全重複的詩句，“汜、以、以、悔”四字押韻，但祇當做三字韻組看待。

三、有的韻組在前後兩章詩中重複出現，這是《詩經》中常見的現象，就祇記錄一次。例如《王風·揚之水》：“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三章的最後兩句完全相同，“懷歸”兩字押韻，祇算一次，不重複記數。